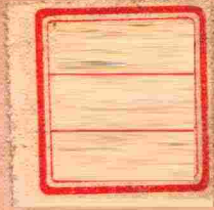


(下)集作創方東

種四十七第庫文方東

商東



(下) 東方創作集

東方雜誌二十
週年紀念刊物

Original Short Stories from the Eastern Miscellan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回(東方文庫) 東方創作集二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目次

啼聲……………葉紹鈞(一)

地動……………葉紹鈞(一一)

小蜆的回家……………葉紹鈞(二一)

愛流沙漲……………落華生(二五)

慕……………落華生(二九)

警鐘守……………王統照(三五)

在劇場中……………王統照(五三)

湖畔兒語……………王統照(六三)

黃昏……………偃工(七七)

悅雅……………偃工(八五)

啼聲

葉紹鈞

睡眠不得寧貼的，再沒過於懷中擁有嬰孩的母親了。獨對冷月的思婦，含淚闔眼的鰥夫，都要比她睡來寧貼得多。惟有她，髣髴滅沒了自己，竟不當睡眠作一回事。眼睛雖或闔着，有時也發出疲倦的齶聲，然而她的心神是永永清醒的。這清醒的心神凝一不雜，只守護着熟睡的嬰孩，嬰孩的一伸手，一轉側，沒有不感應似的。立時覺察出來。不但如此，便是嬰孩的一切感覺，沒有什麼動作或其他報告於外的，她也自能覺察，如受了神祕的啓示。當嬰孩沒有放出飢餓的啼聲時，她就給乳；當嬰孩將要張開疲倦的小眼時，她就擁抱得更緊貼一點。這樣，她的睡眠不成其爲睡眠了。

妻趺坐着，抱着新生的女嬰給乳了。黃昏的燈光透過蚊帳，她們倆就佔據在這

渾熱的昏黃的方的空閒裏。這不知是什麼時候，細碎的錶擺聲不能告訴我們時刻。約略聽得窗外有零零屑屑的雨點聲，但也不一定，細聽去却沒有了。

女嬰吸了一會乳，忽然哭了，雖然有極短的閒歇，聲音却很激越。妻輕輕地拍着她的小身軀，隨發柔美的睡夢似的嗚聲。但是沒有效果，女嬰的啼聲依然不止，而且有點沙啞無力了。

我想：今夜妻已坐起了好幾回，她的心神固然永永清醒着，她的身軀總該得一點睡眠；不然，更使心神沒有安適的住宅了。現在女嬰的啼哭不會一時便歇，要她熟眠當然更長久一點，妻的身軀的睡眠不將無望了麼？

我想着，便起來將女嬰接了過來。同時叮囑妻躺下去睡，全沒經心地睡；我自會抱她，嗚她，待她止了哭，熟睡了，更會擁着她。有幾夜我們也曾這麼做，不是第一次了，所以妻就側身躺下，散亂的頭髮蓋着她，尚未恢復的蒼白的左頰，入睡了。

到了我的牀上，我靠着枕頭，半躺地坐着。女嬰的啼聲弛緩而輕微了。她的不甚

張開的眼睛，有點不成滴的淚痕，似乎瞪視着我，豐肉的兩頰，梁起的可愛的小嘴，雖然二十多天內看得慣了，只覺得滿蘊蓄着新鮮而有希望的意思；便在暈黯的燈光裏，我的倦眼仍不厭地看着她，我也同妻的樣子輕輕地拍着她的小身軀，還發出粗劣而不中節的倦怠的鳴聲。這樣的不知經了多少時間。她的啼聲不聽見了。

女嬰向我開口了，這是這樣的：她不僅是她，也就是人間無量數的子女學童們。我聽了她的說話，同時也聽到人間無量數的子女學童們的說話，我不僅是我也就是人間無量數的父母教師們。我在聽着，人間無量數的父母教師們也在聽着，她和我都變化了。一個就是衆多，衆多就是一個。但是我絕不覺得這事有點奇怪；只覺情形本來如此，所以當時並沒有想什麼。

她沒有開口之前，舉起小拳頭向我作打擊的形勢，眼睛張得很大，放射出憤怒的光。語聲從她的小嘴裏發出，很有威嚴的，使我凜然。她說：『你這麼拍我，鳴我在

你以爲是愛我；如其不作深思，我也可以承認你是愛我。但是，你終究是我的唯一的仇敵！

『這多麼足以驚怪，突然指我們是他們的唯一的仇敵！既然愛了，爲什麼又是仇敵呢？』這時候我覺得『我』和『我們』竟是意義相同，可以隨便應用的兩個代名詞了；而『她』和『他們』『你』和『你們』也是一樣。我心裏雖然驚怪，却並不開口質問，爲的什麼，我自己也不明白。

『你們試想，你們所謂愛我們的，有多少意思？不如確切一點說，這是你們自己的遊戲和消遣。先問你們：你們曾爲我們的身體着想而尋求過適宜的保育方法麼？你們曾爲我們的智慧着想，而給與過有味的恩物玩具麼？你們曾爲我們特設過一種好的境界麼？你們曾爲我們講誦過一些好的話語麼？你們曾應着我們所需要而授付過麼？你們曾檢着我們的危害而防遏過麼？總之，你們會真個爲我們盡過一點心麼？』

我只是不開口。她的——也可以說他們的——臉上顯露鄙夷而嘲諷的神情，接着說：『爲什麼不開口？答不出來麼？想起了的確沒有過，不好意思開口麼？』看着你們的羞慚的眼光，知道後一句給我們說中了。真個沒有過，却還自以爲愛我們！這等膚殼的愛值得什麼呢？

『你們只是遊戲和消遣罷了！不管是什麼東西，你們高興的時候，便是黏韌難化，也同玩弄貓狗一般地給我們喫了。我們所需要的養料，或者反不給，因爲你們覺得沒意思。不管是什麼衣物，你們以爲可以裝飾你們的小玩物的，便是笨重累贅，也給我們穿戴了。我們所需的輕暖的服飾，或者反不給，因爲你們不歡喜。你們窮苦的，給喫則有一頓沒一頓；給穿則掩了下身不蓋上體。黑暗的滿積灰塵的屋角裏，我們被掉棄一般在那裏蜷着。臭蟲蚤蟲繁殖着的草鋪上，我們被施捨一般在那裏躺着。這就是你們的保育方法了！』

『你們中間，有些同牛馬一般，肩背上負着不可堪的工作，要我們幫一點忙，便

將笨重可怕的工具，授與我們嫩弱無力的小手，叫我們也照樣地工作起來。有些讀慣了你們的書本，看慣了你們的畫幅，要我們也嘗一點你們的趣味，便將那些書本畫幅授與我們，叫我們也照樣地讀看起來。你們歡喜賭博，當贏了錢非常樂意的時候，就給與一副紙牌，叫我們也這麼玩去。你們歡喜參拜神佛，當參拜罷畢，信心堅絕的時候，就給與一個蒲團，叫我們也多多地拜幾拜，這就是你們所給與的恩物玩具了。

『空曠的原野，你們以為是野蠻人居處的地方。葱綠的樹林裏，你們說藏着老虎。小刀小斧小錐小鑿是下流的木匠的傢伙；顏色鉛粉也用不到，又不要當什麼畫小照的窮畫工；你們是常常這麼說的。你們要將你們的小玩物弄成個斯文和高貴的東西，所以把我們藏在方正而簡單的廳庭院裏。你們的院子和校庭，乾淨到一無所有。你們的屋室和課堂裏，方方的桌子，方方的椅子，不小心就會撞破了頭，使我們不敢奔跑。你們窮苦的，又何嘗不希望有這等方正簡單的廳庭院，

將我們畜養在裏邊；不過是做不到！可是，你們的家又太過隘窄雜亂了，粥鍋，便器，草席，桌，櫈等等東西只將我們擠，將我們擠到了門外。於是我們只有在泥塗的水浸的風揚的沙飛的街上打滾。這就是你們給與我們的境界！

『你們又何嘗同我們談過話！你們堅信小玩物不是你們的談話的伴侶，你們自有你們的高尚而有意義的思想，不是我們所能懂得的。你們勞作的，自己當機器還來不及，自然也不同我們談話。只是當你們快活的時候，「小寶貝，「小心肝，」地叫一陣；不爽快的時候，「可厭的東西！我要打了！快給我滾開！」地罵一回。這使我們不能想一個清楚的念頭，說一句完全的話；因為這些都要談話做一個鎖鑰的，而你們對我們僅有的談話，只有歡叫和怒罵！

『感謝你們；特標出極重大的題目，像煞有介事地教育我們了。你們保存着古昔傳下的記憶，相信這完全是好的，因為合着你們的脾胃；就將全部分授付與我們，還希望我們也照樣地授付下去。我們曾否向你們需要這個，曾否感激你們的

授付，你們却全不問詢。你們自有你們的模型，我們是爛泥，要製造供玩耍的泥人兒，只將爛泥往模型裏撒就是了。你們是這樣地教育！

『你們自身患了不可拔的惡病，却不經意地把我們生了下來，於是我們被冤屈着，也患着惡病了。外間疫病流行的時候，你們却如無其事，帶着我們向病菌飛舞的場中亂走，於是我們被傳染着，性命危險了。我們的學齡到屆了，你們却隨隨便便，送進不論怎樣的一個學校。我們的惡習萌芽了，你們却從旁讚揚，說你們的小玩物乖覺。你們是怎樣地不當心！』

『總之，你們起勁起來，便想起我們，照着自己的意思，取出來作弄一番，正像貓兒弄垂死的老鼠當遊戲，老太太用骨牌打五關做消遣。你們若是不起勁，沒工夫，就同沒有我們一樣，我們被擱在一旁，不能在你們的心意中佔到百分之一的地位。』

『你們究會真個爲我們盡過一點心麼？一點，只要有一點，我們就承認你們有』

真愛我們的根苗了。但是，這一點在那裏！

她的——他們的——面容轉而為慘厲，聲音帶着悽楚了。我只是醉迷迷地聽，不想開口。

『我們是要不停地進行，向將來走去的。這將來雖然尚在前方，但我們可以豫測。那邊全是慘酷的遭遇了。我們固然要奮發自己的能力，和那些慘酷的遭遇鬪爭。不過我們已經做了你們的玩物，你們的消遣品；我們已經被損害了。鬪爭的效果怎樣，正難說定呢！』

『你們聽着：我們的身體將脆弱而多病！我們的情感將淡漠而無所屬！我們的思想將拘繫而不得自由！我們將無所有，無所能！我們將微小如沙粒，卑弱如蚯蚓！這都是你們的賞賜！你們究曾愛我們麼？』

『我們不會請求你們做父母做教師呵！你們既然不自謙地做了，愛我們就是你們的責任。你們却不能愛！不能愛也罷了，退一步說，總當不給我們損害。你們偏』

又隨時隨處給我們損害！你們不是我們的仇敵麼？

『我們不願有虛幻的奢侈的希望——希求你們的愛，只欲拒絕你們的將我們作遊戲和消遣，就是你們自以為愛我們的。至於我們，也決不能愛你們，因為我們沒有受到你們一點的好處，你們是我們的不與幫助而反加損害的唯一的仇敵！』她說着，哀哀憤憤地哭了，我聽見他們哀哀憤憤地哭了。

妻的不眠的心神感應着女嬰的哭聲，半身爬起來，揭開了蚊帳喊我。我於是醒了，聽得疏的雨點敲白鐵水落的寂寞的聲響。女嬰在我的臂彎裏，愁苦的臉啼着，小臂膊用力地舞動，手握着小拳頭。

妻迷蜜地溫語道，『我的心肝，到你媽媽的懷裏來罷！』

我起身抱女嬰給她，心中迷惘地想，『不要媽媽爸爸，且求免得做她的仇敵罷！』

地動

葉紹鈞

『再講一個罷，爹爹。』

明兒憑着父親的膝，兩臂略略推動，父親的身軀也輕輕地搖了。他那紅柔豐滿的兩頤，却有淺淺的渦兒，在燈光裏越顯得鮮美；覆額而翦齊的髮，又含有可愛的潛力，使坐在旁邊的母親和祖母只是看着他微笑。假若父親母親祖母的心力可以以把三根輻來比喻，那末他就是中心的軸了。

『再講什麼呢？』

父親摩着明兒的頭髮，更托着他的後腦使更近一點；他的面龐就貼在父親的膝上了。他的明淨的眼睛從眼角裏注視着父親的嘴，好似那邊將有個可喜的世界要湧現呢。他說：

『就講地動罷。』

他還牢記着昨晚的事。那時一家人同今夜一樣，什麼魚兒蝦兒是父親嘴裏的故事，溫和的甜美的是祖母和母親臉上的笑，寧靜的忘了世界的是明兒聽講故事的心。最先是母親覺察，怎麼身子有點搖動，桌上的花瓶也擺動了！隨後便聽得窗外有嘩……的聲響，房屋的骨骼也咕咕格格地響起來了。她才想到這是地震，悄悄而顫抖地說，

『地動了！』

於是父親的演講中止了；明兒的睛珠突出而不轉，雖然他不知道地動含有怎樣的恐怖。室內全然靜默，只聽狂風似的聲響在窗外的遠處經過；又覺身體動盪；彷彿在單櫓急搖的船裏。

『我們跑下樓去罷，走到場上去罷，危險呀！』

父親輕輕地說，但是他坐着不動。祖母乾枯的臉上露了青色，似乎要說話的樣

子，上下唇動了幾回，可是沒有說出來。大概有四十多秒的時間，地動才停止了。
『什麼呀？』

明兒的一聲打碎了室內的沈靜。大家才談起地動的事情來。恐怕他再要動，不免起一種對於不可測量的災患的強烈的憂慮。不過也沒有法子；只得用獨斷互相安慰，以為決不會再動了。祖母就講她早年來的經歷，那一年地動，引起了「長毛」，那一年地動，入秋大雨四十天，田中顆粒無收。明兒在暫時被遺忘的地位，靜靜的聽着，也滿足了嗜好故事的欲望；並且學得了「地動」這個名詞，體會了什麼是「地動」了。

『我就講地動。』

父親執着明兒的小手，柔滑而肥美的小手。明兒的眼睛注視得更緊，放出希望的光，似乎欲將父親所欲講的，立刻整個兒攝引出來。父親開始講了：

『那一天地動，動得很厲害，比昨天還厲害。一處地方有個塔，是很高的，幾乎轟

入雲中……』

『比我們這裏的方塔，誰高？』

明兒曾經給父親抱上方塔最高層。父親指着地面的行人叫他看時，他只是看不見；後來說看見幾個蒼蠅在那里慢慢地走。他因此認識了方塔。

『高得多呢，四個方塔這樣高，四個地面動個不了，這個塔便向四圍亂幌，像個將要滾倒的陀螺。後來他實在站不住了，一倒倒下來，斷做六段。他就此壞了。來了一個匠人，看見他斷了很可惜。願意修好他。便去取了一桶漿糊來，塗在每一段的斷處；一段段黏合起來。他做了半天的工，這個塔復原了，同先前一樣的一個塔橫在地上。當太陽將要回去的時候，他已將這個塔豎在原地了。』

祖母同母親都笑了。明兒聽得出了神，身體一動也不動；至此方啞着上下唇，咀嚼好喫的東西的樣子，問道：

『還有麼？』

『完了，沒有了，塔已經豎在原地方了。』

『那末再換一個講罷，爹爹。』

明兒說着，將上體豎起；小手從父親手裏褪出，拉着父親的衣襟，表示懇求的意思，母親順着他的懇求笑道：

『再講一個罷，講地動時候的一個小孩子罷。』

這是他們的慣例，隨便想幾句話成一個故事，只就明兒能夠了解或曾經經歷的。明兒從去年秋間，他產生了三十多月的時候，就嘗到了這種嗜好的滋味，到今已是一年了。

明兒得了母親的幫助，自然起必能如願的感覺，拉衣襟的手就放了下來；他走到母親前，背心貼住她的雙膝，緊密而微搖，彷彿給她的一種報酬。

室內充滿了妙美的靜默。父親的故事講話又開始了。

『那一天也是地動，也比昨天還厲害。桌子上的花瓶，水盂，牆腳邊的痰盂，樹上

的鳥卵，寶寶的皮球，統在地面滾個不停，好像活起來了。有一個孩子，他本來站在場上。地動了，他似乎腳下一滑，就跌倒了。不好了！他身體不能自己作主，只是一仰一俯地滾。滾過了崑山，滾過了上海，再滾過去是海面了。海面又平又滑，他滾得格外快，只覺得面孔刻刻親着水面……』

明兒的眼睛張得比平時大了，似乎還儘管在那裏放大。他冷然說，

『怎樣呢？』

『他滾過了海面，還在外國的地面只是滾。好了，有一垛高牆在那裏！他給牆腳擋住，才停了，不滾了……』

明兒的頭點了幾點；小嘴裏呼了一口深長的氣，他的寬鬆的白絨衣的前胸略微沈下了一些；同時他的背心貼得更緊，差不多全身的重量全支在母親的兩膝。

『他躺在牆下，也不起來，像睡在床上一樣。那邊有碧綠的樹，樹下種些青菜，他看了只以為躺在自家的場上。一個人來了，來了。走得近時，看見一個孩子躺在那』

裏就就把他拾了起來。那個人有個袋，很大的袋！在他的衣服上。他把孩子放入袋裏，像拾得一個蘋果一樣，他照常走過去了。

「那個人到了家裏，喫了晚飯，看他的報紙……」

「還要寫信呢，看書呢。」

明兒提示他的父親，語氣很真切。

「他看完了報，是的，寫他的信。寫完了信，再看他的書。時候不早了，月亮快回去了，他解開衣服想睡。忽然袋裏的孩子喊起來……」

明兒如被扶入恐怖的窟穴，顏臉突然緊張，仰起來看一看母親的臉。

「那個人才想起袋裏有個拾得的孩子，便取了出來。問道，「你爲什麼要喊？」我沒有喫晚飯。我要我的母親……」

明兒的小嘴抿着，下唇儘管突出，眼眶裏潮潤了。可是父親沒有留意到他，還是往下講。

『那個人說，「你要家去是不能的，你的家離得遠呢！晚飯我給你喫。母親呢，隔幾天再看見罷。」……』

呀的一聲打斷了父親的講說，明兒哭了。他的身軀只往後退縮，似欲逃出這最初的悲哀的包圍以外。母親便抱他起來，貼在懷裏，更親他的面龐。柔語道，

『你的母親在這裡呢，你的母親在這裡呢。』

祖母也是唱催眠歌一般地安慰他道，

『你的母親在這裡呢，你的母親在這裡呢。』

可是沒有用，他哭而至於嗚咽了。父親急續講道，

『小孩說，「多謝你，今夜送我回去罷！」那個人說，「可以的，你先唱一支歌謝我。」』

小孩便唱了一支種田牛，唱得真好聽。那個人聽完了，取一個郵花，貼在小孩額上，帶往郵政局裏一寄。郵差當夜把他送到家裏。他的母親正等着呢。她抱起他，說，「你來了，抱抱罷！」娘兒兩個都快活得要酥了。』

『好了他在娘的懷裏了。』

母親催他止哭，輕輕拍他的背心，這麼說。祖母順着說，

『明兒，他已經快活得要酥了，你還哭什麼？』

明兒的哭聲停頓了；隔一會，又哭一聲。眼淚滴在母親的手上，又滴在她的襟上，溼了一大攤。他身軀還在抽搐，呼吸粗而急，好似這最初的悲哀也就是永久的，已深深鏤入他的回憶裏了。

一九二一，一二九。

小蜆的回家

葉紹鈞

廚刀剖開魚肚的事情，孩子看得慣了。他看清楚刀鋒到處，白的肚皮便破裂開來，臟腑隨即溢出；又看清楚向上一面那隻茫然瞪視的眼睛，一動不動；也看清楚尾巴的努力撥動，拍着砧板，表示最後的無力的抵抗。

他也嘗試了，蝦兒替代了魚，小錢是廚刀的代用品。要對分地剖開蝦的肚皮，本不是容易的事，更兼小錢沒有廚刀那麼鋒利。他於是改換方法，將蝦兒切成了幾段。這是勉強割斷的，斷處沒有刀切的那樣平準；只見幾小粒半透明的肉微微地顫動着。他慶幸成功似地說，『我也殺魚，我把他打了段了！』

我說，『你這樣，他的母親在家裏哭了。叫他怎能再回去見母親呢？』

『蝦兒也有母親麼？』孩子張大着烏黑有光的眼睛，好奇地問。

『你有母親，他當然也有母親。什麼東西都有母親：蝦兒有，魚兒有，螃蟹有，蜚蜞有，楊梅有，桃子有，荸薺有，甘蔗有，他們的母親同你的母親一樣，也非常喜歡他們呢。』

孩子鬚髮被催眠了，沈靜籠罩着他，使他默不作聲。

『你想，蝦兒偶然出來游耍，是他的母親叫他出來的。她說，「你在水中玩得厭了，今天到陸上去走走。但是，要早點兒歸來，不要累我等待，使我焦心。」他於是到了陸上；到了我們的籃子裏；到了你的手裏。現在，他不能回去了。他的母親等待他不見到家，將要怎樣的難過？她要懊悔，叫他出去游耍，反把他丟了。她再沒有「好孩子，好寶貝」這麼叫，再沒有心愛的孩子抱在懷裏，一定會哭出許多眼淚來。你看，明天河裏的水要漲到齊岸了。』

孩子很不高興，頭向左略側，同情的憂愁的眼光看着我。

『你又想，他被你切斷的時候將怎樣的難過？他想念家裏的母親，從此不得再

見，他的心先破碎了。他希望母親來救了他，希望你放了他，但是都不得成功。他只得默默地遠遠地告訴他的母親說，「母親呀，你叫我出來游耍，如今不得歸家了。我遇見了個凶狠的小孩子，他把我，你的好寶貝，殺死了！你……」

孩子鬱悒地流淚了，但不放聲哭，隨即側首，枕在我的臂上，臉孔緊貼着我的身體。

隔了幾天，我攜着他的手從田岸上走去，將要到眠牛涇旁看小魚。他手裏玩弄着一個小蜆，剛才來的一個漁婦給他的。

兩旁田裏的油菜盡已刈去。泥土經農人翻轉，豫備作稻田了。初出的粉蝶還很力弱，只在田岸旁的小紫花附近飛飛歇歇；引得孩子的脚步徐緩了。四望村樹雲物，都沈在清明靜穆的空翠裏。我想，『近，遠，這邊，那邊，都不像正有紛紜的人事在那裏。爐水一般沸騰起來。這外象何等安恬呵！』

我們到了眠牛涇旁，孩子首先注意對岸的兩條小黃牛。這一條的還沒透角的

額角，湊近那一條的，輕輕地互相摩擦。他們很舒服的樣子，徐徐闔眼，又徐徐張開來；臉孔似乎作笑意。孩子說，『他們做什麼？』

我正代兩條小牛感受到肉體上的不可說的舒適，隨口答道，『他們相好呢。』孩子忽然問，『要不要讓小蜆回去，看他的母親？』他低頭看河水潛隱地流動，面上現出趣味的笑容。他的小心裏不知正作什麼幼稚的玄想呢。

『很好，讓他去看母親。』

河面發出一個輕悄的聲音『東』小蜆回家去了。

一九二二，五，二一。

愛流汐漲

落華生

月兒底步履已踏過嵇家底東牆了。孩子在院裏已等了許久，一看見上半弧底光剛射過牆頭，便忙忙跑到屋裏叫道，『爹爹，月兒上來了，出來給我燃香罷。』

屋裏坐着一個中年的男子，他底心負了無量的愁悶。外面底月亮雖然還像去年那壓圓滿，那麼光明，可是他對於月亮底情緒就大不如去年了。當孩子進來叫他底時候，他就起來，勉強回答說，『寶璜，今天晚上不必拜月，我們到院裏對着月光喫些果品，回頭再出去看看別人底熱鬧。』

孩子一聽見要出去看熱鬧，更喜得了不得。他說：『爲什麼今天晚上不拈香呢？記得從前是媽媽點給我底。』

父親沒有回答他。但孩子底話很多，問得父親越發傷心了。他對着孩子不甚說

話。只有向月不歇地嘆息。

『爹爹今晚上不舒服麼？爲何氣喘得那麼厲害？』

父親說：『是，我今晚上病了。你不是要出去看熱鬧麼？可以教素雲姐帶你去，我不能去了。』

素雲是一個年長底丫頭，主人底心思，性地，她本十分明白，所以家裏無論大小事幾乎是她一人主持。她帶寶璜出門，到河邊看看船上和岸上各樣底燈色；便中就告訴孩子說：『你爹爹今晚上不舒服了，我們得早一點回去才是。』

孩子說：『爹爹白天還好好地，爲何晚上就害起病來？』

『唉，你記不得後天是媽媽底百日嗎？』

『什麼是媽媽底百日？』

『媽媽死掉，到後天是一百天底工夫。』

孩子實在不能理會那「一百日」底深密意思，素雲只得說：『夜深了，咱們回家。』

去罷』

素雲和孩子回來底時候，父親已經躺在在床上，見他們回來，就說，『你們回來了。』她跑到床前回答說，『二舍，我們回來了。晚上大哥兒可以和我同睡，我招呼他，好不好？』

父親說：『不必。你還是睡你底罷。你把他安置好，就可以去歇息，這裏沒有什麼事。』

這個七歲底孩子就睡在離父親不遠底一張小床上。外頭底鼓樂聲，和樹梢底月影，把孩子攔得不能睡覺。在睡眠底時候，父親本有命令，不許說話；所以孩子只得默聽着，不敢發出什麼聲音。

樂聲遠了，在近處底雜響中，最激刺孩子底，就是從父親那裏發出來底潑泣聲。在孩子底思想裏，大人是不會哭底。所以他很詫異地問，『爹爹，你怕黑麼？大貓要來咬你麼？你哭什麼？』他說着就要起來，因為他也怕大貓。

父親阻止他，說：『爹爹今晚上不舒服，沒有別的事。不許起來。』

『噢，爹爹明明哭了！我每哭底時候，爹爹說我底聲音像河裏水聲，淅淅地響；現在爹爹底聲音也和那個一樣呀，爹爹；不要哭了。爹爹一哭，教寶璜怎能睡覺呢？』

孩子越說越多，弄得父親底心緒更亂。他不能用什麼話來對付孩子，只說：『璜兒，我不是說過，在睡覺時不許說話麼？你再說時，爹爹就不疼你了。好好地睡罷。』

孩子只覆說一句：『爹爹要哭，教人怎樣睡得着呢？』以後他就靜默了。

這晚上底催眠歌，就是父親底抽噎聲。不久，孩子也因着這聲就發出微細的鼾息；屋裏只有些雜響伴着父親發出哀音。

慕

落華生

愛德華路底盡頭已離村莊不遠。那裏都是富人底別墅。路東那間聚石舊館便是名女士吳素霽底住家。館前底籐花從短牆蔓延上路邊底烏柏和鄰居底籬笆上，把便道裝飾得更華麗。

一個夫役拉着拉颯車來到門口，按按鈴子，隨即有個中年女傭捧着一畚箕底廢物出來。

夫役接過畚箕來就倒入車裏，一面問，『陵媽，爲什麼今天底廢紙格外多？』又有
人寄東西來送你姑娘媽？』

『那裏這些紙不過是早晨來的一封信……』她回頭看看後面，才接着說，『我們姑娘底脾氣非常奇怪。看這封信底光景，恐怕要鬧出人命來。』

『怎麼？』他注視車中底廢紙，用手撥了幾撥，他說：『這裏頭沒有什麼，你且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在我們姑娘底朋友中，我真沒見過有一位比陳先生好底。我以前不是說過他底事情嗎？』

『是，你說過他底才情，相貌，和舉止都不像平常人。許是你們姑娘羨慕他，喜歡他，他不願意？』

『那裏你說底正相反哪。有一天，陳先生寄一封信和一顆很大的金剛石來，她還沒有看信，就把那寶貝從窗戶扔出去……』

『那不太可惜嗎？』

『自然是很可惜。那金剛石現在還沈在池底底污泥中呢！』

『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們爲何不把他淘起來？』

『馱子，你說得太容易了；那麼大的池，望那裏淘去？況且是姑娘故意扔下去底，』

誰敢犯她？」

『那麼，信裏說底是什麼？』

『那封信，她沒看就搓了，交給我拿去燒燬。我私下把信攤起來看，可惜我認得的字不多，只能半猜半認地念。我看見那信，教我好幾天坐臥不寧……』

『你且說下去。』

『陳先生在信裏說，金剛石是他父親留下來給他底。他除了這寶貝以外沒有別的財產。因為羨慕我們姑娘底緣故，願意取出，送給她佩帶。』

『陳先生真跋呀！』

『誰能這樣說？我只怪我們底姑娘……』她說到這裏，又回頭望。那條路本是很清靜，不妨站在一邊長談，所以她又往下說。

『又有一次，陳先生又送一幅畫來給她；畫後面貼着一張條子說，那是他生平最得意的畫兒，曾在什麼會裏得過什麼金牌底。因為羨慕她，所以要用自己最寶』

重的東西奉送。誰知我們姑娘哼了一聲，隨把畫兒撕得稀爛！

『你們姑娘連金剛石都不要了，一幅畫兒值得什麼？他豈不是輕看你們姑娘嗎？若是我做你們姑娘，我也要生氣底，你說陳先生聰明，他到底比我笨。他應當拿些比金剛石更貴的東西來孝敬你們姑娘。』

『不，不然，你還不……』

『我說，陳先生何苦要這樣做？若是要娶妻子，將那金剛石去換錢，一百個也娶得來，何必定要你們姑娘！』

『陳先生始終沒說要我們姑娘；他只說羨慕我們姑娘。』

『那麼，以後怎樣呢？』

『寄畫兒，不過是前十幾天底事。最後來底，就是這封信了。』

『哦，這封信。』他把車裏底紙檢起來，揚了一揚，翻着看，說，『這純是白紙，沒有字呀！』

『可不是。這封信奇怪極了。早晨來底時候；我就看見信面寫着「若是尊重我，就請費神拆開這信，否則請用火燬掉。」我們姑娘還是不看，教我拿去燬掉。我總是要看裏頭到底是什麼，就把信拆開了。我拆來拆去，全是一張張底白紙。我不耐煩就想拿去投入火裏，回頭一想，又捨不得，於是一直拆下去。到末了是他自己畫底一張小照。』她順手伸入車裏把那小照翻出來，指給夫役看。她說：『你看，多麼俊美的男子！』

『這臉上黑一塊，白一塊底有什麼美？』

『你真不懂得……你看旁邊底字……』

『我不認得字，還是你說給我聽罷。』

陵媽用指頭指着念，『尊貴的女友：我所有底都給你了，我所給你底，都被你拒絕了。現在我只剩下這一條命，可以給你，作爲我最後的禮物……』

『誰問他要命呢？你說他聰明；他簡直是一條糊塗蟲！』

陵媽沒有回答，直往下念，『我知道你是喜歡底。但在我歸去以前，我要送你這』

……

『陵媽，陵媽，姑娘叫你呢。』這聲音從園裏底臺階上嚷出來，把他們底偶語沖破。陵媽把小照放入車中，說，『我得進去……』

『這人命底事，你得對姑娘說。』

『誰敢？她不但沒教我拆開這信，且命我拿去燒燬，若是我對她說，豈不是趕螞蟻上身！我嫌費事，沒把他燒了；你速速推走罷，待一會，她知道了就不方便。』她說，匆匆忙忙，就把疎闌的鐵門關上。

那夫役引到拉颯車子往別家去了。方才那張小照被無意的風颳到地上，隨着落花，任人踐踏。然而這還算是那小照底幸運。流落在道上，也許會給往來底士女們檢去供養；就使給無知的孩子檢去，擺弄完，才把他撕破，也勝過讓夫役運去，葬在拉颯崗裏。

警鐘守

王統照

沈黑的密雲之下，一片紅燄微吐的火光，在東北處一片房屋的彌滿的所在上，映着灰色的天空，下綴着遠望如散星嵌住的電燈中，現出一個奇異而驚怖的色彩來！

死氣沈沈的冬夜，已是過去了一半。

都市中的犬，也喪失了他們守夜的天然的本能。因為白天的光與黑夜的光，白的聲音與中夜的聲音，複雜，混擾，刺激，喧嚷，無知的家畜，更那裏有判別的能力。他們華美的，柔順的，只是供作紳士們與夫人們的手杖下，與長裙邊的有生命的玩物罷了。那些大的粗毛的猛烈而不馴順的野犬，却一樣也寄食在這個怪奇的大都會裏；和街口上的叫化子爭點殘食。然而他們總都是把在鄉野中真純的知

覺與感動來喪失了。他們在這個朔風吹得勁烈的冬夜裏，各自尋他們飽食以後的生活去了，任街上巷裏，有什麼景色與聲音，也不能擾了他們安閑的，懶惰的，畜類的幻夢。

在古樸的鄉村中，若有夜中的火警，你必定聽得到鑼聲的連響吧！你必定聽得到人們沿街跑着的急切而救助的喊聲吧！尤足以使你驚起的，必是無數的犬聲，由鄰舍的家中，不斷的吠出。

然而在這個大的都會之夜裏，正是各種聲音在繁盛的地方開始喧鬧的時候，而犬吠聲，却從聽不到。

遠處，很遠處的東北方的火光，漸漸升高起來，紅的火星，也往沈沈的天空中射得越多，從夜色迷茫中細看，可見烟氣的突冒。

一片大的廣場場上，已是蓋了一層白色的霜痕，在夜中也可看得出白白的細粒的光華。場的角上，却有個木頭的高大的建築物，在一邊矗立着。這是最靜僻

與最空閑的地方了。木頭建築物的南邊——相距約有半里的遠——却是一個枯葦遮住的池塘。

正是遠處的火光射發的時候，這個地方是四無人語，也並沒有人從這裏經過。在靜默中，忽然有個急迫與匆匆的皮靴聲音，踏破了這處的靜寂。黑影中現出一個人身，飄忽的越過廣場，他足下踐的薄薄的霜華，在極靜中有點細響。但不是聽得到的細響。他跑到木頭建築物的下面，由他的黑衣的袋中，取出一個粗大的鑰匙來，開建築物下面的木門，由鐵鎖的撞動聲中，可以見出他匆忙而着急的心思來。

不多時，他輕捷的身體，已在建築物中間，四面敞露的螺旋形的樓梯上面。他由木架的當中，可以一步一步的由高處遙望四圍的事物。但他在湖風吹動的木梯上；只是提起衣服，一直往上走去，並沒來得及將他的眼光，從黑暗中往別處看去。一層過了，二層，三層，登登的脚步聲音，越往上去，他腳底下的音越爲沈重。轉過第

四層的梯子，只有五六級，他併步跳上去，已到了最高層の木頂之下。他喘息着立定，方往東北的方向看去。他不禁從氣顫的音中，迸出一個「哦！」字來，他說這個字，急促而且沒有餘音，並沒有將這個字的後音說清。也或者是被半空中尖利的風，咽回去了。但是他爲職務心與同情心的打擊，便不自知的緊隨着說出那個「哦！」字以後，就開始用顫抖的手指，扯動最高層的樓頂上面的警鐘。

原來他是一個守夜的警士，這個建築物，便是爲火警而設的警鐘樓。

尖銳與悽動的鐘聲，在寒夜中含有混亂的聲音響了起來。開始打破了這一片空地的沈寂與靜默，他一手扯動擊鐘的繩索；一手扶住木架。自己覺得高處的風，從領口與袖子中穿入皮膚，不禁打了幾個寒噤。原來他自從用了自己青年的光陰，學習了警士的智識以來，關於這種事，還是第一次的經驗。他往火光明亮處，用盡眼力從暗中望去，看看那興奮的火光，從看不十分清楚的房子中噴出，忽而烟氣散漫，忽而紅燄直吐。同時，他的耳中，也似乎聽得有些嘈雜與嘶啞的聲，從火光

下面傳出，但是距離得仍是很遠，聽去如聽着隔了數層樓上留音機的微音一般，他呆呆地立定，雖在冷風裏，尚不甚覺得寒冷。只是一片感動與驚奇的思想，將他周身括遍了，圍住了。他似乎並沒有覺到他是在什麼地方。忽地從火星亂迸的火光中，遙遙看得一塊大的東西，被無量數大的火星與直冒的烟氣衝起，上升到空際，並且即刻沈了下去。而即時聽得火光下面的人聲，格外喊呼與騷動的聲音，也大了一陣。他在這個警鐘樓的最上層的地方，陡覺得心上幾次的跳動，身子閃了一閃，幾乎沒有從上面滾得下去。左手的繩子，也不經意的放開。

突來的驚怖，使他在這時的思域，另換了一個境界，使他多年記憶的感覺，作出一片過去的幻影來。

鐘聲斷了，寂寂的廣場，又復歸平靜。但空中的黑雲，已是降得很低，似乎要將這個高大的警鐘樓，全行吞吸去。朔風吹着池塘一邊的枯葦，索索落落地響。他在這等景色與聲音中，便不覺的使他自己潛隱的意識，重復記憶起來。

明月的疏陰影下，罩住一所臨着小小之溪流的茅屋。這所茅屋，在平坡之上，是獨孤的，四無鄰舍的。茅屋內四圍，用荆棘編成不整齊而紛插的籬笆。有些開敗了的野花，和枯落的黃葉，堆在籬笆下面，也從沒有人去打掃他。那時月光已從遠處的山峯射下，小小的天然的院落中，只聽見些在牆角邊的促織兒的鳴聲。半明的油燈之光，映住石頭築成的牆壁，從黯淡的影中，教人看去，格外有些陰森的感覺。屋子中用石堆隔爲兩間，却似石窟一般。大石堆隔成的裏間，在當地，正有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坐在那裏，含着泪，用手工機的紡車，在那裏紡績。那種手工機，是古舊的樣式。白線纏在上面，她雖無力的用右手去轉動把手，即這樣已經使得白色的線花在暗暗的燈光底下，成了奇異的圓形。燃燒着豆油的瓦燈，放手工機的旁邊。而右邊却坐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正在用她破了皮膚的手，將線放在小小的木架上，縷成直而有條理的形式，而石壁的外間，月光照的當地上，正橫放了一

口棺木。白色的木紋，映着月光，尙可看見。並且棺木的尺寸，並不很大。

無盡的曠野，全籠在神祕的靜默之上，獨有這所茅屋中的燈光，與婦人的歎聲，及紡車的嘶啞的聲音，各個單調的音相和成淒咽的聲調，來破這個秋夜的寂寥。這個四十餘歲的婦人，穿的很單薄而補綴的粗衣。面上被燈光照着，已是黃瘦的，不堪了她與她的女兒，各自工作着；各自照常的沈默。她的女兒，自從極幼小的時候，便已過這種清寂生活，過的慣了，自然以這種勢力，養成她的沈默的習慣。況且她們對於命運的不幸，任管如何，也非常明瞭，是到了無可希望，沒些須光明，足能引導她們這個窮苦而慘淡的家族的地位。所以更是含了沈憂的泪痕，往心靈上藏貯。而三日前新遇的大不幸事的發生，更把她們的心打碎了！

在沒有言語的屋子中，突然有小孩子的哭聲，由牀上喊了出來。這可是一點生機呵！彷彿在墟墓中的陳死人，有復活的希望的一般的生之衝動！中年婦人的一線希望，對於全世界說，也只在此天真的幼稚的哭聲中了！她還沒來得及起身，那

個姑娘早已從蒲子編成的圓形的坐位上，輕捷的立了起來，到牀邊將一個小孩子抱在她的膝上。一面用手拍着他道：『弟弟……弟弟！你做夢呀……』她的母親，却微微將頭擡起，從紡車的音中，歎了口氣，便又不住手的工作起來。她的女兒膝上的小孩子，就是她的惟一的七歲的男兒。他從甜靜的夢中驚醒，坐在他姊姊的膝上，兩隻小的眼睛，看着他母親手底下的線花，絞成一個圓形。在他幼弱而未曾有深的經驗的心靈中，以為是個奇異不可思議的魔花，在他眼前亂轉。他不知他母親手底下的工作，為的是支持他全個家族的生活的工作。他更不知這幾日裏他的親愛而和靄的父親，是上那個地方去旅行去了！不過他在前天，也曾見有幾個穿了短服的人，擡進一個大的木匣子來，也曾聽見鐵與木相撞打的不調和的聲音；更看見他平日常含着笑容的母親，也哭了起來。他在那時，不知是怎麼的事發生，跑到裏間，去找姊姊，却見他姊姊已經暈倒在牀上的破被中間。

從那日起：他照常的在山下的平坡中跑，照常的往樹林中去，同着遠處來玩的

小孩子，去捉促織；照常在樹林中一到了早上，過午，遙遙的看見那個龐大如飛行的鐵車的烟痕，在半空中馳逐。什麼事與昔日一樣，完成的世界中，似乎並沒有什麼東西的損失與缺少。不過，他每到遠處小小的車站上的電光明亮的時候，却不見他父親背着黑布的包子，拿着笨重的鎚子，勇敢的步履，沈重的沿着鐵軌，從山下走了上來。

及至他在樹林中遊倦了，跑回家去的時候，也一樣覺得心上似乎有點東西忘掉了。而屋子中却多了一件大的木頭作成的器具，放在窄狹的屋子中。太塞擁了，並且覺得有點使人恐怖！他每看見他母親，姊姊，總是臉面上都有不乾的泪痕。並且他們所穿的衣服的顏色，也似乎有點微微的改變。他是很聰明的兒童，他因環境上這等大的改變，也很奇怪的使他幼稚的心思添上重重不安的志！他開始覺得什麼事情，都漸漸有了變更，他也突兀的問過他母親，以父親現在那裏的話。但母親哭了，他終於不敢再問了！或者是兒童的心理作用吧！他這兩夜的睡眠，便

不如以前的安寧

夜氣深了，淡暗的燈光，也越變的慘慘的顏色。他再不能去安睡了。斜欹在她姊姊的膝上，眼光自然的每每向石壁的外間看去。他既不是感到寒冷的感覺，更不知什麼是為恐怖，不過總覺得漸漸不安起來。他也開始從細微的感觸中，覺得他姊姊的身體，有些顫顫。窗外的尖風，由石縫中透過，將地上的油燈，吹得火燄亂搖。寂極的恐怖中，他母親的淚珠，便沿着枯瘦的面頰流下。

一陣的風，從外面將油燈吹熄了，同時也聽得門外有狂吼與劈拍的音響。而窗外的樹葉子，也從乾澀的音中，發出令人驚詫的聲。他覺得他母親濕而冷的臉頰，同他的額部貼住了！但他並不拒却，仍欹在姊姊的膝上。在三個人偎抱的中間，互感到真誠的顫抖，與母親及姊姊的絕望的嗚咽！

燈光沒了，紡車的聲音止了，只有這等微細的感覺；與溫熱的泪痕，來留住這個淒涼恐怖之夜！

又是一個孤苦的境界；又是一種人生所歷的漂流的浪痕。他那時正記憶着，回轉到十歲以後的生活。

母親嫁人了，將他的姊姊也帶了去。生活的逼迫，使得他母親不能不棄了十年相守的山前的石屋，與屋後的已有青草的墳堆，另嫁與一個在車驛上作運夫的一個鰥夫。她的嫁人，純由於生活的迫壓，這其間並沒有絲毫的愛情的關係。他後來並且也知道當他母親隨着那個赤面高大身量的人走出石屋去的時候，她慘苦的心中，是貯滿了無窮的熱淚，與對於前途的忐忑！他自己呢，是寄養在他的舅父家裏去了！舅父住的，離這個荒山的地方很遠，須由火車去的。那時的事，他永遠想的如在目前。紅了腮頰的姊姊，蓬着頭髮；穿了粗藍布褂子，却已將髮辮上的白頭繩，換成青色的。這都是遵從那位高大而赤面的男子的命令。因為那位男子，似乎有了新的統治權。與管理的財產了。

姊姊抱了他，顆顆的熱淚，直往他嘴唇上滴下。母親呢！正哭在屋後的墳堆上！

那是夏日了，赤熱的太陽，正曬的人身上發燒。舅舅——將近六十的老農夫——面容枯瘦的母親，蓬髮的姊姊，都立在那個高大而赤面的人面前。而一邊更有個形容很厲，時常僞笑的老婦人。他們似乎已經將獵物尋獲得的勝利者。而他也知道親愛的人都要去了！他將開始到一個生疏與遼遠的地方去了！他未明白的童心中，也感得顫顫的，不知怎麼方好！而回頭看見那個赤面的人，正自用斜楞的眼光看他，便覺得打了個寒噤，把要放聲大號的眼淚，嚇回去了。他在太陽的炎光底下，看見他那龍鍾的舅父，面上全然爲汗珠所占滿了。並且汗珠，從他那蒼白的下髯的尖端上滴下來。

從此後，他就住在舅父的農圃中，也有幾個小的表兄弟，和農舍鄰近的兒童，同他玩。吃飯也覺比從前較好一些了，不過他初來時，一些兒童們都學着他的說話，或聽他說話，都遠遠的笑他。其實他聽他自己的口音，和他們的言語，並沒有很大的差異。

舅父家的人們多得很，他也數計不清。不過一天天，終是在廣大的田野裏忙碌。他自然也追隨在後邊，跟着工作；他有時想起山中石屋的生活，便覺得去記憶以前的印象，一層一層的逐漸模糊起來。

一年過去了。他有時也聽得有人與他舅父談話，似乎是故意說他母親的事。他既聽不明白；他舅父更不要他問詢。不過在他這種白天打稻草，晚上吃粗飯的無知無識的生活中，時常見他舅父看看他，唉聲歎氣。並且有時與隣舍的老人說起他母親的事，便淌着眼淚。

至於他那時對於這個事，自然也有懷疑的思想，然不半個鐘頭，便已忘了。已把心思用到捉鳥兒，與追野兔的事上去。然而看看他那為生活所重壓的舅父，都似一天一天的衰老。

正在三年以後的一個夏夜：他那時已經十二歲了。已經能替他舅父作很有助力的工作了。他已變成一個身體頑健與氣力充足的兒童。那時候空中的飛蠅，與

蚊子，正在農場上作出討厭的聲音。滿綴了無數繁星的天光，雖在夜中，也似有藍光在上面浮動着。不可數計的樹上的蟬聲，總是不斷的鳴着。他舅父的門前，也設了幾個坐位。有許多在這個農村中作領袖的老人們，和他舅父，拉長了聲音，作種種解除疲勞的閑談。但聽舅父的聲音，却從倔強中發出乾澀的聲調來。

可愛的夏夜，正是農人恢復疲勞的良時。就是小孩子們，也捉着迷藏，唱着山歌，並沒有去睡眠的。

突然一個奇異。出人意料之外的事發生了一個異鄉的婦人，蹣跚着望到這個快樂的地方來，她已沒有整齊的衣服，說話也沒有氣力，並且滿身都有傷痕。一個奇異的打擊，是她帶了來的！於是喧嚷，與驚訝的衆聲之下，都道：『阿仔的媽來了！……阿仔的媽來了！……』而可憐的婦人，也便躺在地上不能動轉，只有呻吟的口音。

第二天他才明瞭這事的真相。哦！三年沒有見面的母親，如今幾乎成了包了皮

膚的屍骸。平常好笑，與常向他小時的面上接吻的阿姊，竟已死了！且是死在火中！唉！何等的不幸！突生的慘劇！有此一來，將他多年埋藏下的記憶重復回來。但這一次，可給他心上永遠劃下了深刻的印痕，再也洗滌不去。

他想原來是這樣的事，這是聽他母親臥在牀上說的。母親的後夫，原是個性情凶暴而好飲過量的酒的工人。他營獨身生活，本來慣了。如今加上兩個婦女的分享，雖說有家室的快慰，然而竟把酒鬼養成的脾氣來衝犯了。本來為快樂而結婚的，然那嗜好的迫壓，却將他更變成一個暴厲而冷酷的人了。可憐的母親，為着吃飯的問題，便又添上些煩惱。他是常常不回家的，或者常常由村鎮中喝了酒回來，叱罵着，有時候便臥在門外，同死犬一般。這樣的生活，母親同阿姊也過慣了。她們更不知怎樣才好！母親因此，因悔恨與懊惱的心思，不過二年的中間，已是有了難治的病根，伏在她那久歷勞苦的身體中。只是覺着成日作奴隸的生活罷了。

就在這個使人驚恐的事發生之前，那天：一樣的母親的後夫，從村鎮中回來，已

經是半夜的天氣了。母親同阿姊，早已因爲困惱的疲倦，向夢中去了。那赤面的人，趁着月光顛蹶的回到家中，大約是口渴吧，便在她們臥室外的竈下，生起火來，弄水喝。這也是他過於酒醉了，思想竟不與平常一般。其實他在夏日，向來是飲涼水的。或是他過於醉了，不知怎的燃起火來，却睡臥在草堆上。于是火起了，母親在夢中驚醒，由火窟裏逃出，只是可憐的阿姊，竟然藏在火燒的茅屋中間。而赤面的人，也從此後不能再見了。母親受了遍體的傷痕，好容易找個人將他送到舅父家去。然而沒有十天的工夫，母親也閉了眼睛去了！

哦！那死時的慘情，與母親的悲傷，而苦痛的呻吟聲，使他完全記得！他尋思起來，便覺得無神而光弱的臨死時母親的眼光，向他流連着；凝視着；並且悲戚的向上看！

距那個時候，又是十年。然而他竟由荒涼的鄉村，到繁盛的都會中，補了這個職

務。

母親啊！姊姊呵！蒼髮紛披的舅父！他們都作了過去的土堆中的人！人生的幕影，又過去幾層。他想着他已入了一個悽惶與悲感的世界！他却正升到冷冽與搖動的高頂的鐘樓上呢！

一小時的幾十分之幾呵！舊事的幕光，活動起無數的圖畫，在他腦中轉換。月夜的石屋紡車的啞音；白色的棺木之一角；阿姊的溫熱的嘴唇；蒼髮舅父的歎息；傷痕赤腫的母親的遺體，唉！思想與感覺，和非真實的觸覺，都聚集在警鐘上層他的身上與腦中。他忘了他的職務吧！忘了他所在地位吧！並且忘了初上樓級下層的勇氣與同情心吧！

眼界所及的火光中，人聲的喧嚷，漸漸靜了下去。火光也或者是熄了呢。耳旁撲啷的一聲，飛過一個小小的動物；一個營巢在樓頂上的鴿子的翅膀撲動的聲音，

將他驚醒！無意識的手上所扯的鐘，又復無秩序的亂響起來。

在劇場中

王統照

有人說：人們的情感之流，最容易爲外界的景物所轉移而吸引。因此所以又有人說：世界全是裝在一個客觀的鏡中，甚至於止有外來的物象與景色的吸收，而少有自我之力的發伸與融合。這類話，我曾經聽過；而且常常聽過，是有些經驗——自然是種種的經驗——的朋友說的。我當時聽過他們的話，心裏却迷迷惑惑地不大很懂。因爲我不是不懂得這兩層話的意思，但若說教我確切保這兩層話的意義的真實，我就沒有這種武斷的勇力了。

人間生活的方法，自然是多方面的，如同拿算學的形來比較：那末，三角形的，四方形的，不等邊形的，以至於六角形，圓錐形，這都是小小的謎呵。而生活方式的謎形更多。一壺茶，一碟瓜子，吸着香煙，慢條斯理地坐着，談着，而且發出暎緩的噫氣，

刻薄的笑聲；握了柔嫩而顫動的異性的手指，嗅到一種心裏覺出的香味，看着；並且對看着早晚爛在腐肉中的眼睛，談着些一去不可再留住的，而且決沒有真實留住的扯談——或者說是神祕的情話；再不然狗在道上咬人，人却用手杖打他，過去之後，心內却盤算着手杖上的花紋有沒有損失與擦破。不可數計的事，不可數計的人生之生活的方式，濃味呵，一方是淡水中浮出來的鹹波。興致呵，也可說得無聊。然不這樣，他們便覺得孤寂索寞了，無意味了，而到底興味在那裏呵！

我從來不敢再往下尋思去。

有一回的小小的經驗，給我而却不能助我解決這些久懸在胸中的疑悶，反而更使我對於人生之謎，加了一層厚且黑的暗影。

情感是甚麼東西？我將永遠抱了『？』的符號，埋向墓中去嗎？

有一回，我被幾個友人，拉我到那個中國最大都會的最大劇場中去。可以容納

三千多人的劇場，已是擁擠得沒有空位子。他們引着我揀了樓上幾個座位，坐下，賣瓜子的身影走過，喊水果的尖而咽的聲音又接着穿過，直到五分鐘過後，我還沒留心去看着劇台上是甚麼東西在那裏舞動。好容易一個一個短衣爲生活的迫壓而兜舊零物的人走過之後，我瞥眼看見由台上的空中飛下個東西，飄飄飄地，落在台上。一個假裝的青衣女子，便延長着不像人的聲音哭了起來。不多時火又燒了，一個一個的鬼影憧憧的在台上亂撞。又變了一個輕裝的女子，穿了兩個綢製的蝶翅，滿台飛舞。一回又是長過胸下的鬚子的皇帝，又是畫了臉面的妖魔出現。我固然是莫明其妙，只有由外來的景象，使我記起石頭記上所說的『鬼神出沒鑼鼓喧天』的兩句話了。

於是我覺強迫的疲倦，來襲擊我的身心。而且開始也有點迷惑。然而劇場中一般努力不斷的拍掌與喝采之聲音，高一陣又低一陣。

在激動且是喧鬧的境地中，人們大概曾經閱歷過吧。不但分外感覺得出無聊；

尤其令人到不可耐的是人生的煩悶，在神經中來催迫你，又彷彿來嘲笑你。但在那幾小時內，是走不脫的。只索用耳目，避去了台上的光景，向全劇場中作怠倦的視察。

樓頂上的木製電扇，如風催的團團連轉，無數的頭顱，在下面搖動。時或從這些人頭中間，發出聽不清楚的喧嘩的聲音來。幾乎人人一把扇子，如白蝶般的飛舞。灰白色的煤氣燈，格外布滿了全場中的熱氣。人人伸高了頸頸，向那一隅的台上凝視。更有些驚奇與希望的眼光，望着台上的畫臉，長鬚，尖聲披髮的婦女——自然是不像的婦女。甚麼事能比這個吸引力格外大些？或者也有人正在嫉憤地恨罵這等新不新，舊不舊的戲劇。實在我在這片刻所感受到的是人的生活方式之一種。所留與我的，只是一種我自以為神奇的世界，並不在戲劇的形式如何。即如所謂新式的近代劇，無論怎樣，能逃出人類生活的方式外嗎？我看見電扇的團轉，與白蝶般的扇之飛舞，短的，高的，白的，黑的，張了大口，放開眉頭，滿布了汗臭味的

所謂人類，正在那裏虛偽的互以自誤的手段來消磨這個暑夜。有意味嗎？台上的戲劇是虛偽的，看似活動電影中這些人，能够說是真實嗎？由這些特異的象徵物，——電扇與飛舞的紙扇下的無數頭顱——所引起我的不近人情——或者也可以這樣說的思想，我登時覺得有無數的酸素的原質，在我的腦與眼角中活動起來。我也開始覺得眼中有點潤濕了。反覆地尋索那一句話，不論怎樣，『人生……人生，只不過如此罷了！』

不久，忽然台上耍了一套彩頭，將全場大小的電燈，煤氣燈，完全熄滅。黑暗了，且是黑暗得對面不能看得見人影。而台上彷彿青燐般的閃動，有人在上面跳舞，黑暗中羣衆的切切與嚷嚷的聲音，如同沙上的羣蟹的爬動；如同在洞內的蝙蝠羣飛……我正自在心中這樣的比擬，忽覺得彷彿有人正色向我質問道：

『你豈不是侮辱了人類嗎，沙上之蟹……甚麼東西？』

我想着，便不自由的啞然失笑了出來。與我同來的那位友人，反嚇了一下，他說：

「你莫非笑她舞得露出下部的腿來嗎？」

我經他這一問，反而默然，又墮回這個人間，而非他人所謂不近情理的世界。於是又暫時的光明了，細看那些來自娛與聊以娛人的人們，額上的汗珠，都拭擦不及。而水蒸氣與臭味的瀰漫，却充滿了這個大的圓場。圓場中的人類呵，暫時的靜坐與間隔的紛擾，如波浪般的起伏和爭逐。

大的喧嚷與嘩唱，在台上重復鬧出。而台下的人們，也隨之作一陣一陣的起鬨的聲音。電扇的轉動，也似乎加增了速度。然而我對於這些種種外來的景色，却不能引起我的感應，只感到一種寂寥的悲哀，在我心頭蕩動！

一陣高喊與毆打的聲音，起於樓下。而其餘裝上的人，只有將眼睛略為斜視一點，便無事般的又去注定全神，看那台上的假裝的舞女。本來呵，粉光的臉，柔而白的手臂；活潑潑斜睇的眼光；用細胞組成的皮膚所遮掩過的白骨的骷髏，自然能惹得人們的注意。而樓下鬧了一晌，便見幾個巡捕，扶出了一個破了頭的青衣的

人出去。而台上仍然是鬼神出沒鑼鼓喧天，坐上的人，仍然是點頭砸舌般地彷彿讚美，又彷彿驚異。

在這個劇場中我感到深深地寂寞；感到一切的無聊的象徵；領受了一些亂雜的光，與不調和的音的煩擾。於是我便從心頭上一一去記起人生的生活方式的無窮的數類。其中之一是昨夜裏在友人露台上的一段談話：

C 對我說：『我看得人透極了，左右不過如此，聊以取愉樂於一時吧！』
我靜對着白白的星光，沒得言語能解答他。

聯想又使我記起一事。在三年前的一個冬日裏，在北京的一條小而清靜得連犬吠也聞不到的巷中。我同 S 君，正圍着一個泥製的火爐對坐，門外北風吹了雪花，打在窗紙上，清清冷冷地微響。因為各人有些事，互在胸裏，我伏在椅背上，S 君

取一本瓦德新作的社會學在手裏，却沒有去閱讀。半晌，S君拍的一聲將書丟在案上，憤然的道：

『劍三，你信從倫理學上的目的說嗎？』

我愕然沒有答他，他又道：

『甚麼是目的？人生的目的在那裏？並且拘文牽義，說到……』

我至終也沒有回答他。

由過去的經驗與回想，使我如抽絲般地，由我的腦中想起來，印證這個暑夜圓場中新感受到的印象。唉！世界果然全裝在客觀的鏡中嗎？人們的情感之流，果然最容易爲外界的景物所轉移嗎？

我由煩擾，使耳目失了作用的劇場中歸來，臥在帳內，總睡不寧貼。只有對着由綠紗中射過來的月光，這樣深長而疑悶的思索。

月光冷冷地不答覆我，後來便似在夢中，有個披髮白衣的女子，贈了我一首歌

辭。只記得上半段是：

擷取幽徑上的芳草，

摘取天上的明星，

既用以塞我聰，復用以蔽我明。

人間的世界呵！

只是旋轉擾動……

在微黃色的朦朧中；

在血泊的腥臭的流上；

在荒無草木，花的沙磧的表層。

一個赤紅色的球形的象徵；

一個悲哀使者的導引；

一叢枯草中的亂哇鳴。

人間呵！可有個清輕的靈魂的歸程？

興味呵，只是冰冷……

哦！不盡的言辭，却早屏逐在我記憶力之外了。覺後還彷彿見那個白衣女郎飄動着裙帶，在黑暗的遠處來指引我！

這篇文字，或者稱不起是篇小說，但我真實的有這回經驗；與在這一瞬間的感想及回念。所以我就不假修飾的寫了出來。值得稱爲小說與否，那我就不計較了。作者記。

十一，八，二十七日。

湖畔兒語

王統照

因爲我家城裏那所向來很著名的湖上，滿生了蘆葦，和滿浮了無數的大船，分外顯得偪仄，湫隘，喧嚷，所以我也不很高興去遊逛。有時幾個友人強約着去蕩槳湖中，每每到了晚上，便各種複雜的聲音，一齊並作。鑼鼓聲，尖利的胡琴聲，不很好聽的唱聲，粉面光頭的妓女的調笑聲，更夾雜上小舟賣物的喊聲，便幾乎把靜靜的湖水，全起了大波。因此我有時卽不得已在湖中的時候，只有收視反聽地去尋思我自己的事。不過也有時在夕陽明滅，反映着湖水的時候，我却常常一個人跑到湖邊的僻靜處去乘涼，而且一邊散步，一邊聽着青蛙兒在草中奏的雨後之歌，看看小鳥啁啾的爭向柳枝上飛奔。自然還有些興致。而每在此時，一方引動我對於自然中的景物的鑒賞；一方却同時激發我無限的悠渺之思。

一抹紺色，兼以青紫色的霞光。返映着湖隄上的雨後的碧柳。某某祠廟的東邊，有個小小的荷蕩。這處的荷葉最大不過，高得幾乎比人還高。葉下的白潔如玉彫成的荷花，到過午之後，又是將花萼閉起。偶然一兩隻蜜蜂飛來飛去，還似留戀着花香的氣味，不肯即行歸去。紅霞照在湛綠的水上，散爲金光，而紅霞中的欲下沈的日光，也幻成異樣的色彩。一層層的光與色，相蕩相薄，閃閃爍爍的都映現在我眼底。這時我因昨天一連落了有六七個小時的急雨，今日天還晴朗些，便獨自順步走到湖的西岸來；看一看雨後的湖邊景色。斜鋪的石道上，滿生了莓苔，我穿的皮鞋印在上面，顯出分明的印痕來。

這時湖中正人聲亂嚷着，且是爭吵的利害。我便慢慢地踱着向石道的那邊走去。疎疎的柳枝，與顛顛的蘆葦旁的初開的蓼花，隨着微吹的西風，在水濱搖舞。這裏可謂全湖上最冷靜而幽僻的地方了。除了偶而遇到一二個行人之外，只有噪晚的小鳥，在樹上鳴着。而亂草中時有閣閣的哇聲，與他們作伴。

我在這片時之中，覺得心上比較平時靜恬了一些。但對於這轉眼即去的光景，却也不覺得有甚麼深重留戀。因爲一時的清幽光景的感受，而又時時記起『夕陽黃昏』的話，也不禁淒淒地生出心底的歎息來。所以對於留戀的思想，也有點怕去思索了。

低頭凝思着，很疲重的脚步，也懶得時時舉起。天上紺色，與青紫色的霞光，也越散越淡了。而太陽的光，也隨了片散的霞光，沈落在返映的水裏。我雖知時候漸漸晚了，却又不願即行回家。遂即揀了一塊湖邊的白石，坐在上面，聽着新秋猶噪晚的殘蟬，便覺得在黃昏迷濛的湖上，漸有春意了。我一個人坐在幾株柳樹之下，看見漸遠漸淡的黃昏之光，從遠處返映過來的微茫的燈火。天氣並不十分煩熱，而且到了晚上，微覺得有些嫩涼的感觸。同時也似乎因此涼意，給予我一些蒼蒼茫茫的寥廓；而不知着落的興感。

我正自無意的感思着，忽然聽得柳樹的後面，有擦擦的聲音。在靜默中，我聽了

彷彿有點疑懼。過了一會，又聽得有個輕動的脚步聲，在後面的葦塘裏亂走，於是使得我要搜尋的思想，不能再按捺得住。便跳了起來，繞過柳樹，到後面的葦塘邊下。那時模模糊糊地已不能看得清楚。但在短的葦芽旁邊的泥堆上，却有個小小的人影，我便喊了一聲道：『你是誰？』

不料那個黑影却不答我。

本來這個地方，是很僻靜的，每當晚上，更是沒人在這裏停留。況且黑暗的空間，只有皎明的星光，在天上照着，而柳葉與葦葉，還時搖擦着作出微響來。於是我陡然覺得有點恐怖了！便接着又將『你是誰？』三個字，喊了一遍。正在我還沒有回過身來的時候，泥堆上的小小的黑影，却用細咽而無力的聲音，給我一個答語是：『我是小順……在這裏釣……魚。』

他後一個字，已經咽了下去，且是有點顫抖。我聽這個聲音，便斷定是個十一二歲的男孩子的聲音，但我分外疑惑了！便問他道：『天已經黑了下來，水裏的魚還

能在這時釣嗎？還能看得見嗎？」那小小的黑影，又不答我。

『你在甚麼地方住呵？』

『在順門街馬頭巷裏……』由他這一句話，使我聽到這個弱小的口音，彷彿在那裏聽過的。便趕近一步道：『你從前就在馬頭巷住嗎？』

『不。』那個小男孩子迅速的答：『我以前住在晏平街的……』

我於是突然將陳事記憶起來道：『哦！你不是陳家的小孩子……你爸爸不是

鐵匠陳舉嗎？』

小孩子這時已將竹竿由水中拖起，赤了脚，跑下泥堆來道：『是……爸爸是做

鐵匠的，你是誰？』

我靠近看那個小孩子的面貌，尚可約略分清。那裏是像五六歲時候的可愛的小順呀。滿臉上烏黑，不知是泥，還是煤煙。穿了一件藍布小衫，下邊露了多半部的腿。而且身上時時發出一陣泥土與汗溼的味來。連小孩子竟會有這樣快而且大

的變化嗎？他見我叫出他的名，便呆呆地看着我。他的確不知道我是誰；的確他是不能記得了。我在這片刻中，回想到小順在四五歲的時候。那時我還非常的好戲弄小孩子；每從他家門首走過，看見他同他母親坐在那顆古榦濃蔭的大槐樹的底下，他每每在母親的懷中唱出小公鷄的小兒歌來與我聽。現在已經相隔有六年多了，我也時常是不在家中，但是後來聽見家中人說，前街上的小順家遷居走了。這也不過是聽自傳說，實在也不知道是遷到甚麼地方住去。但是我每經過前街的時候，看看小順的門首，另換了人名的貼紙。我便覺得悵然！彷彿失掉了一件常作我的伴侶的東西一般。在這日的黃昏的冷清清地湖畔，忽然遇到他，那能不使我驚疑！而尤其使人奇詭的，怎麼先時那個紅頰白手的小順，如今竟然同街頭的小叫化子差不多了。他父親是個安分的鐵匠，也還可以照顧得起小孩子。哦！如今竟至於這樣，使我驀然地在心頭上滿佈了疑雲。

我即刻將他領到我坐的白石上面，與他作詳細的問答。

我就先告訴他，他幾歲時我怎樣常常見他；並且常引逗他喊笑。但他却懵然了。過後我便同他一問一答的作這個初秋之夜的談話。

『你的爸爸現在那裏？』

『在家裏……』小順遲疑的答我。而且在暗中，我從他呆呆的目光中，還見出他對於我這個老朋友有點奇怪。

『你爸爸還給人家作活嗎？』

『甚麼……他每天只是不在家，却也沒有一次……帶回錢來……作活……嗎……不知道。』

『你媽呢？』

『死了！』小順簡單而急速地說。

我驟然爲之一驚！然而這也是必然的，因爲小順的母親，是個瘦弱矮小的婦人，而且據以前我曾聽見人家說過，她嫁了十三年，生過七個小孩子，到末後只剩了

小順一個。然想不到時間送人却這樣的快呵！

『現在呢，家中還有誰？』

『還有媽，後來的……』

『哦！你家現在比從前窮了嗎？看你的……』

小順果然是個自小時即很聰明的孩子，他見我不客氣地問起他家『窮』的這個字，便呆呆地看着遠處在迷漫中的煙水。一回兒低下頭去，半晌才低聲說道：

『常是沒有飯吃呢！我爸爸也常常不在家裏……』

『他到那裏去……？』

『我不知道……可是每天到早飯以後，纔來家一次……聽說在煙館中給人家伺候……不知道在那裏？』

說這幾句簡單的話時，他低聲而遲緩地對我說，我便對於他家現在的情形，異常的明瞭了，我一時的好奇心，便逼迫我更進一步的向他繼續問道：

『你……現在的媽，多少年紀還好麼？』

『聽人家說，我媽不滿三十呢。他娘家是東門裏的牛家……』他說到這裏，在面上彷彿有點疑惑，與不安的神氣。我又問道：

『你媽還打你嗎？』

『她嗎，沒有工夫……』他決絕的答。

我以爲如他家現在的狀況，一個年輕的婦女，來支持他們的全家的生計，自然沒得有好多的工夫。所以我又說：

『那末，她作甚麼活計呢？……』

『活計……沒有的，不過每天下午便忙了起來。所以也不准我在家裏……每天在晚上，這個葦塘邊，我只是在這裏……在這裏……』

『甚麼……？』

小順也會模仿成人的態度，由他小小的鼻孔中，哼了一聲道：『我家裏常常是

有客人去的！有時每晚上總有兩三個人；有時冷清清地一個也不來上門……」

我聽了這個話，便有點驚顫了！他却不斷地向我道：

『因此，我媽還可以有幾個錢做飯吃……；但他們來的時候，媽便把我喊出來，不到半夜，是不叫我回去的。我爸爸他是知道的；而且他夜裏是再不回來的……』

哦！我聽到這裏，居然已經明白了小順現在是在一個甚麼環境裏了。彷彿有一篇小說中的事實告訴我：一個黃而瘦弱，目眶下陷，蓬着頭髮的小孩子，每天他只是赤着腳，在葦塘邊遊逛。忍着飢餓，去聽鳥朋友與水邊的蛙朋友的言語。時而去聽出葦中的風聲，所響出的自然的音樂。但是父親是個伺候偷吸鴉片的小夥役。母親呢，且是後母；是爲了生活，去作最苦不過的賣出肉體的事。待到夜靜人稀的時候，惟有星光送他回到家中去。明日呵，又是同樣的一天。這彷彿是由小說中告訴我的一般。但我真不相信，我幼時常常見面的玉雪可愛的小順，竟會到這般田地！末後，我就又問他一句是：『天天晚上，在他家出入的是些甚麼樣的人？』

小順道：『我也不能常看見他們，然而有時也可以看得見。他們有的是穿了灰色短衣服，歪帶了軍帽的；有些身上盡是些煤油氣，每人身上都帶有粗的銀的鍊子的；還有幾個是穿長衫的呢。每天晚上常有三個和四個……可是有的時候一個也不上門來。』

『那爲甚麼呢？』我覺得這種逼迫的問法，太對不起這個小孩子了。但我的心思爲新奇的悲憐所充滿，又不能不問他。

小順笑着向我道：『你怎麼不知道呢？在馬頭巷那幾條街道上，每家人家；每天晚上都有人去的……』他接着又笑了！彷彿笑我一個讀書的人，却這樣的少見少聞一般。

我覺得沒有甚麼再問他了；而且也不忍再教這個天真爛漫的孩子，告訴我這種命運的悲慘的歷史。他這時也如同正在在那裏尋思甚麼一般，望着在昏黃淡霧下的星光出神。我真實感到人間的萬有不齊，與變化無端的生活的運命，是極

難抗違的。本來果使小順的親媽在日，恐怕還不至如此，然而以一個婦女遇這樣的生活，他的現在的媽，自然也是天天在地獄中度生活的！

家庭呵！家庭的組織與所遇到的運命。墮落呀！社會的生計的壓迫。我本來在這個雨後的湖畔，爲消閑來的，如今許多的煩擾而複雜的問題，又在我胸中打起圈子來。

你們試想一個忍着飢苦的小孩子，在黃昏以後，獨自跑到葦塘邊來，消磨一個半夜。又試想到他的母親，在家中因爲支持全家的生活，而受的最大且長久的侮辱，是個非人的生活。現代社會組織下的貧民的無可如何的死路，到底是怎樣呵！我想到這裏，一重重的疑悶與煩激，起於心中，而方纔湖上的晚景，所予給我的鮮明而且清幽的印象，早隨同了黑暗，沈落在湖水的深處了。

我知道小順不敢在這個時候回到家去；但我不忍遺棄這個孤無伴侶的小孩子，在夜中的湖岸上獨看星光。因此使我既感覺到悲哀；更加上躊躇了！我只索

同他坐在柳樹下面待要再問他實在覺得有點不忍了同時我靜靜地想到一個環境中造就的兒童，不由得使我對於眼前的小順以及其他在小順的地位上的兒童，全爲之顫慄了！

正在這個無可如何的時候，突有一個尖呼而急遽的聲音，由對面傳過來。原來是，喊的『小順……在這……裏呵？』的幾個字，即時將沈靜的空中衝破。我不覺得愕然的立了起來！小順也嚇得將手中所沒有放下的竹竿，投在水裏。由一邊的小逕上，跑了過去。我在迷惘中不曉得怎麼的事，突然發生。這時對面由叢樹下飛跑過來的一個中年人的黑影，拉了小順就走。一邊走着；一邊說道：『你爸爸今天晚上在煙館子，被……警巡抓了……進去，你家裏……伍大爺正在那裏，誰敢去得……小孩子……西鄰家李伯伯……叫我把你喊……去……』

他們的黑影，隨了夜中的霧霧，漸走漸遠。而那位中年男子說話的聲音，也聽不明白了。

我也就一步一步的踱回家來。在濃密的夜霧中，行人也少了，我只覺得胸頭沈沈地，彷彿這天晚上的氣壓度數，分外低了好多！而一路上導引我的星光，也模糊黯淡看不明亮！

十一，八月。

黃昏

徬工

太陽一步一步地下去，斜射着東方海面上的雲霧已成了黃金色的霞彩。嚴老頭推了一日的小車推得倦了，現在只想再找一趟回頭生意，他就可以回家交給他妻子今日的賬了。他把車子放在離火車站很近的鐵路旁邊，等候他今天最末趟的生意。

他今天的生意很是不錯；他的腰包裹很是豐富，因為來回生意已經做了四次，從火車旁邊到城內通例每次是小洋一角，所以除了他午時吃了四個大饅頭，喝了四十文錢的燒酒，他的腰包裹足足還有七隻小角子。若再加上一趟回頭車，他豈不是可以撈得八隻雪白的小銀角到家嗎？那時他高高興興地交結他的妻，並告訴她，他今天已經完了他的工作了；他馬上就可以得到她的極溫和的安慰和

豐富的賞賜：二十文錢的燒酒，一碗油炒的地菜子和一撮的蠶豆。

太陽一步一步地溜下去；海上的霞彩已變成一股一股的煙霧緊緊地籠罩着。但是嚴老頭依舊站在那鐵路旁邊一步也沒有走動。大約是回頭生意還沒有找着嗎？

這時忽然間一件什麼要緊的事情觸到他的腦子了。他的面頰間忽然表現出一種意外的喜悅的顏色。

『唔，你們又在那里幹起那個勾當來了！你們看那邊的警察不是……』

原來沿鐵路的那邊是一個停靈柩的古廟。廟的門口有一套擁壁，擁壁底下時常有些無賴子圍聚攏來在那里擲骰子。嚴老頭現在看見他們了，故對他們嚷着。這時這鐵路旁邊實在沒有一個警察的影子，他不過同他們開開玩笑，好借此去接近他們，達到他的目的。

『不要理會他罷！他是嚴老頭子，他是慣會發酒瘋的！不要他來吵鬧我們的場』

那一羣人也對着嚴老頭這樣地嚷了。

他聽見了他們的話，立刻就在那喜悅的顏色放下來，變成憤怒的樣子。你們一班無恥的小東西，前次用詭計騙去我三隻角子，弄得我回家受了我的老婆一夜的氣，現在你們又要來弄什麼鬼了！好，我到不信你們有天大的魔術，到要同你們試試看。他這樣地想着，偷偷地把腰包摸了一下。他心想要去了，因為那骰子在盤中旋轉着也還算有意思。但他馬上又想起他的妻今早晨所警告他的話，他一時幾乎把那骰子旋轉得怎樣有趣的事忘着。

『你們這班小東西，你們看見我嚴老頭幾時喝過酒？幾時喝了酒便得發酒瘋你們要給我趕快說出來！』

他對他們又這樣地嚷了，他說完，他們真正實行他們的宣言，一個人也不睬他；他只聽見那骰子在那盤子裏面旋轉時那種瑟瑟的聲音接連着傳到他的耳鼓

裏他實在忍不住了。他心想：就令手氣不佳，輸了一角或二角，只好算是多喝了一回酒，或者是白白地到城裏走了一趟，也算不了什麼！但他卻忘記了他的老婆所警戒他的話，如果他再要在外面擲骰子輸了錢，等到回家時，她將不給他飯吃，將要使他挨一夜的餓。

現在他不知不覺地走近了他們。

『我到要來問清楚你們，你們看見我什麼時候喝過酒？你們看見我什麼時候發過瘋？喝過酒，或者是我嚴老頭一件頂高興的事，但是酒瘋我是從沒有發過的。因為我每次喝的最多也不過四十文，我從沒有喝足的時候；你們無緣無故說出那些話來，你們到底爲什麼？』

他一面嚷着，一面走進了人叢中間，那時那骰子在盤中旋轉的狀況也可以看得見了。他於是從憤怒中開口笑了。但是他們還是一樣的不理會他，只是各人擲各人的。他站在那里漸漸地把腰彎下去，望着那骰子在盤中旋轉的樣式，時而成

單時而成雙時而『么二三』時而『四五六』覺得格外有趣又看見那雪白的銀角子在那小小的案板上滾來滾去，覺得特別可愛！他的心到了這時實在忍不住。於是他輕輕地從腰包裏掏出一隻小角子來，捏在手裏，開首去試試他的不可測料的命運，他的足的一隻早已插在人叢中間，他的老而又粗笨的身子伏在一個賣葶薺的小孩的肩上；不期把小孩的籃子裏的葶薺擠落兩串在地上，打了幾個滾，小孩子急得哭嚷起來，嚴老頭也慌了。急忙一手把落在地上的葶薺拾了上來，連吐帶噴地吹出那葶薺上面所沾染的地塵；一手把那一角小洋搭在別人的注裏，對那小孩細細價說道：

『小哥兒，對不起你！我已經給你拾起了，我已經給你吹潔淨了，不要嚷了罷！等我贏得了，我便加倍地賠償你，好哥兒，不要嚷了罷！』

他的話還沒說完，他那個小角子已經到了別人手中去了。這在他自己看來，一角錢，算不了什麼！原來他是頭一回試試手氣的；等到第二回一擲中了，馬上就可

以討回本錢的，這樣，他復行在腰包裏再掏出一角放在別的一面。他原來是賭單的，不料骰子擲在盤中，卻變成了三個整整齊齊的紅四點；他眼看着那個銀角子又被他對面的那人毫不客氣地收拾了去！那人隨手放進在他自己的腰包裏去，對於他不但一點沒有表示感謝的意思，而且望都不望他一眼。嚴老頭清清楚楚瞧着，心裏未免有點難過；但是他馬上就想轉來了。因為這也並算不了什麼？只要手氣一轉，便是大洋一塊一塊的也要進到我嚴老頭的腰包裏來。於是他接連又放下兩角，但是手氣終於沒有轉來，角子已不翼而飛到別人腰包裏去了。

這時他未免有點着急了。

『喂，這輛小車是誰的？進城去麼？』一個客人在那車子旁邊叫道。

『呃，是我的，先生，是我的；我很心願進城去。』

他遙遙地答應了。但是他還站在那里並沒有走動；他一面尚在那里從他的袋裏掏出最後的兩角錢來丟在案板上。他心想索性兩角罷！要是中了，連本帶利就

可以得到四隻角子，那末這回只好算是被他們騙去了我兩隻角子，到還不算什麼；但是一轉眼那兩角又被人毫不客氣收拾去了。這時他已知道他在這一頃間所試出來的不可測料的命運，是大失所望，便停止他的試驗了！因為他腰包中的小洋已去了七分之六，若再輸去，就不能回家見他妻子的面了！

『嘻嘻，做生意去！』

他冷笑一聲離開了衆人，趕快走到他車子前面，那客人已走去幾十步遠了。他回頭望望這時再沒有旁的進城去的，只得推起車子，急忙向前趕將去，追得那客人。

『我已走得這麼遠了，你應該比平常的例價減去半角。』那客人對他說。

『得了嗎！先生！憑你老人家給錢罷！晚了的生意，難道你老人家還虧了我們苦力的。』嚴老頭也這樣嚷着說。

那客人把身子一跳便坐在車子上：

『那末，走罷！』

這時，這限在不可測料的命運裏的可憐的嚴老頭，已把他的最初的希望，輕輕放過一邊，只靜悄悄地推着車子，俯着頭，一直向着那夜色朦朧的城市中走去！

一九二二，五月九日，吳淞。

脫離

良工

我所讚美的上帝呵，求你不要閉口不言；因為惡人的嘴，和詭詐人的口，已經張開攻擊我；他們用撒謊的舌頭對我說話；他們圍繞我說怨恨的話，又無故攻打我；他們與我爲敵以報我愛；但我專心祈禱。

——詩篇第一百十一——

耶和華呵，求你拯救我脫離兇惡的人，保護我脫離強暴的人，他們心中圖謀奸惡，常常聚集要爭戰。

——詩篇第一百四十一——

* * * * *
這大概不止一次了，他對於她這樣地吵鬧，從沒有反抗過，從沒有使過忿怒的

顏色和言語，他只用着十分誠懇的和藹的語氣開導她，雖則她怒惱他，詬罵他，責難他，把忿氣惹在他們的孩子們身上，她打罵小孩，侮辱他到極頂，他也沒有同她決裂過，等到氣忿消去以後，究竟他們倆還是一雙怪可愛的人，他們倆的愛情表面上還是被一種不可思議的神之力緊緊地維繫着，糾結着！

這一天晚上不知爲什麼，形勢忽然轉變了。

她坐在床緣上，只是嗚嗚的哭泣着，床前圍住了兩個小孩，一個五六歲，一個三四歲的光景，也在那里哭哭啼啼。他呢，正在隔壁書房裏帶着十分苦痛的淚容，收書拾籍，好似預備遠行的樣子。

『好！就是這樣，我們兩個人都落得干淨……我不離開這個地方，終竟吵鬧是沒有下場的你，什麼！意志比我堅強？性情比我柔和？自從同我相處以來，是拿着真純的愛情的？你完全是真心相與我？我同你生下孩子，完全是精神上的愛的產物？你什麼！平時動不動就吵得天翻地覆，不怕侮辱你的丈夫，我是爲的有重大的』

家事要你料理！你打罵無辜的小孩子！你是盡你天賦的教養的責任……什麼你役使你的意志，濫用你的感情，你都是對的，而且十分地應該……你，什麼好！就是這樣罷！我們兩人都落得干淨！」

他這樣興奮地說着，頤部緊張到十分，軟弱的淚珠映着電燈亮晶晶地，已經滾過鼻端，落在嘴唇上面了。他揩了一揩又繼續地說道。

『現在，一切，我都決定了！我，這滿懷着以真摯的愛情來溫慰你的心靈的，現在真地從癡夢裏完全清醒過來了……我，敢說是一個崇拜愛的，但我決不相信愛在單方面能發生什麼偉大而且永久的結合！我，敢說是一個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的，但我決不能忍受屈伏在愛以外的勢力威權的底下！我敢說是一個最能含辛茹苦的，但我定不能把從滅裂愛情的根源的詬詈所生出來的苦痛當作甘蜜一般地啖了下去！——老實說一句，從此以後我的生命再不願把來含混地過去了！我要從烏煙障氣的活地獄當中救出自己！我要同斷定了我的生活的命運反抗！』

我要捨棄了我以前一切非人的奴隸的生活！我要對於我的愛情負着唯一的責任，不要讓彼碰掛在鐵蒺藜上，把彼的精靈撕碎了……我明知道你方且要說我的責任是在竭一生的精力養活這作了我終身的妻子的你，和這兩個小孩。但是這種奴隸，終身做着人家的丈夫和父親，我實在不心願了！你有不願屈服在男子勢力底下的聰明和權利，我雖愚笨軟弱，也不致於連從婦人和小孩手腕中超脫的能力統統都失掉了罷！

『總之，我對於你，曾經有過把憎惡當作愛戀的時候；把苦痛當作愉快的時候；把詬罵忌妬當作輒語溫慰的時候；但是現在我覺得那些時候是白白地丟掉了，如一顆小石沉落在無邊的海中。現在我知道你還沒有真地觸到我的愛的一片鱗；你還沒有真地感到我的慰安喜悅的一刹那；你所感觸到的，只有應該，只有不得不！只有妬忌，詐偽，誘惑，和威力的壓迫！——這樣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從此以後，我的行爲完全由我自己負責，我也並不把彼在你的——而且一切人們的

——前面表白出來，我要虔心地把彼付給上帝，聽憑上帝的評判，最後的評判！
夜罩住了世界，愛之光也被黑暗蒙住了，只有嗚咽的泣聲，隱約可以聽着。

* * * * *

第二天早晨，這屋子裏只剩下兩個小孩和一個她，他呢，大概是走了，永遠離開了她和兩個孩子了。

